

小小说看台

不能丢的钱

崔立

张姨一早发现,放在卧室衣橱抽屉里用纸包着的五万块钱不见了。她马上就急了。这是两天前刚从银行取出的。

这是有重要使命,不能丢的钱啊!

张姨当即打电话给老公老张,老张没接。这会儿,他应该在遛弯,也可能在街心花园里下棋。那里有一群和老张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常常边下棋,边聊天,不亦乐乎。

张姨赶紧去街心花园,逛了一圈,竟然没有人,往日热热闹闹的水泥桌椅前空空荡荡的。张姨恍然想起,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又怎么可能有人下棋呢?

那老张也不可能戴着口罩去遛弯呀!

这钱,会不会是老张拿的?张姨额头上流出汗来。老张喜欢赌博,七八年前,赌钱欠了一大笔高利贷,张姨差点和他离婚。还是儿子帮老张还了高利贷。为这事,张姨还让老张写了保证书。“这老张不会是老毛病犯了,又去哪里打牌了吧?”张姨心里嘀咕着。

往回走的路上,居委会的小李迎面走来。张姨和小李说过要捐钱,可现在,钱却不见了。张姨扭过头,想要避开小李,小李却远远地喊道:“张姨,谢谢你了,捐款我们都收到了。”“捐款?”张姨脑子里懵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钱不是丢了吗?“我……”张姨一时语塞。小李笑着说:“张叔说,这五万块钱是你们老俩口的一片心意,主要也是你的意思,我替医务人员感谢你们呀……”“不要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张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老头子,悄悄地做了件好事。

前几天,老俩口坐在电视机前,看到那些参加“战役”的医务人员,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穿梭在病房里,为了少换防护服累了就在走廊地上坐会儿,脱下防护服后,一身都被汗水浸湿了,那一张张脸像五年前的儿子那样年轻……他们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张姨回到家,看到老张正坐在沙发前,气定神闲地看电视。张姨忍不住大声嚷道:“你怎么回事?打你电话也不接,你……”老张笑道:“我知道你取出五万块钱是做什么,你做前半部分,我负责后半部分,妇唱夫随,这不是刚刚好?”“你这老头子!”张姨也笑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刚起床,敲门声响了。张姨赶紧去开门。门外站着戴着口罩的两个人,是居委的罗主任和小李。

小李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而罗主任像是来道歉的孩子家长。罗主任说:“张叔张姨,不好意思,小李不了解情况,我们商量了一下,你们的捐款,我们不能收。你们二老收入也不高,更何况这钱,是你们养老的钱……”罗主任说的是他们的儿子张伟。五年前的一个深夜,身为人民警察的张伟下班路上遇上有人盗窃光缆,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在与几名歹徒展开搏斗中,不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李从包里拿出了装着五万块钱的那个信封,塞回张姨的怀里,便和罗主任离开了。

老张和张姨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老张说:“这钱,我们一定要捐!儿子在医院抢救那会儿,从社区到居委会,大家都热心为儿子捐款捐物、献血,忙前忙后。儿子走了,他们有事没事总来看看。咱们,要报恩哪!”张姨眼圈早已红了,说:“对,相信儿子也会同意我们这么做的!”张姨也是一脸坚定。那五万块钱,是那年大家为儿子的捐款,处理完儿子的后事多出来的钱。

老张、张姨两个人戴着口罩,打开门,顺着楼梯往下走,步子迈得越快。

错寄

欧阳华丽

杨萍几年前从县氮肥厂下岗后便和老公在乡下承包了山林,种了几百亩脐橙,几年下来已经颇具规模。今年的脐橙大丰收,杨萍的腰却不争气,老毛病犯了,疼得直不起来,只能住院治疗,卧床休息。每年收获之际,她都会给老同学们寄上两箱。今年住院她不能亲自邮寄,便嘱咐女儿代她邮寄。

她让女儿从她床头的抽屉里找到通讯录,嘱咐女儿给谁寄。女儿按照她的嘱托一一寄完了后,还把快递单拍给她看。突然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让她一阵晕:“你怎么给她也寄去了?”“哪个她?”“这个李梅,我可没让你寄啊!”“哦,我看到通讯录上您用红笔画了个三角形的记号,还以为是特别重要的朋友。”“那个三角形……”杨萍长叹一声没有再往下说。

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她和李梅原本是很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说,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两个人发生了争吵,由于年轻气盛,越吵越厉害,话赶话也越说越难听……之后自尊心极强的两人便结下怨恨,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高中毕业后李梅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杨萍则进了工厂上班,两人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个“疙瘩”结了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不管怎么说,脐橙已经寄走了,

已经无法挽回了,杨萍懊恼不已,听说李梅现在是县妇联主任,说不定还以为我主动示好,想巴结她呢……

这天杨萍正在输液,快递小哥打来电话说有特快专递,不一会推门进来,送来的竟是一束百合花。花束上没有留下姓名,不过除了老公,还会有谁能送花给自己呢?

杨萍从上学时就非常喜欢清新淡雅的百合,心情也快乐了一整天。

过了几天是杨萍生日,一大早同城快递便送来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是她喜欢的草莓味。她又惊喜,打电话给老公,老公却一脸懵,现在正是脐橙销售旺季,选果、采摘、打称、包装、邮寄,他正在果园忙得团团转,早忘记了杨萍的生日。那一定是同学们寄的礼物了,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过为什么不留下姓名呢,自己都不知道感谢谁。

最近果园事多,杨萍急得坐卧不安,病情稍好转,她就趁主治医生查房时提出打算出院回家。医生却不同意,建议她再观察一段时间。杨萍实在没法安心,缠着医生要出院。这时,一位手捧鲜花的女士推开病房的门进来了,她笑眯眯地问:“老同学,为什么这么急着出院啊?”

啊,这不正是老同学李梅吗?虽然二十年过去了,她的变化还真不算大。

李梅走过来,亲热地把手里的花

递到杨萍手里,正是杨萍最喜欢的百合。李梅笑道:“是不是担心家里忙不过来?放心吧,我们县妇联和工会每年都搞‘开心农场’采摘活动,很多的家庭都想报名参加。今年人多,正愁找不到地方,我一想,你们家那农场正合适,就联系了你家里。昨天和前天我亲自带队去了你的脐橙园,我们的活动顺利开展,你家的脐橙也都进了库房打包了,家长和小朋友们也很满意。你也可以安心再休养几天了!”

杨萍又惊又喜又愧:“你怎么找到我家脐橙园的?”

“你给我的脐橙有邮寄地址,我就‘顺藤摸瓜’找到了。不过打电话过去,你老公说你在住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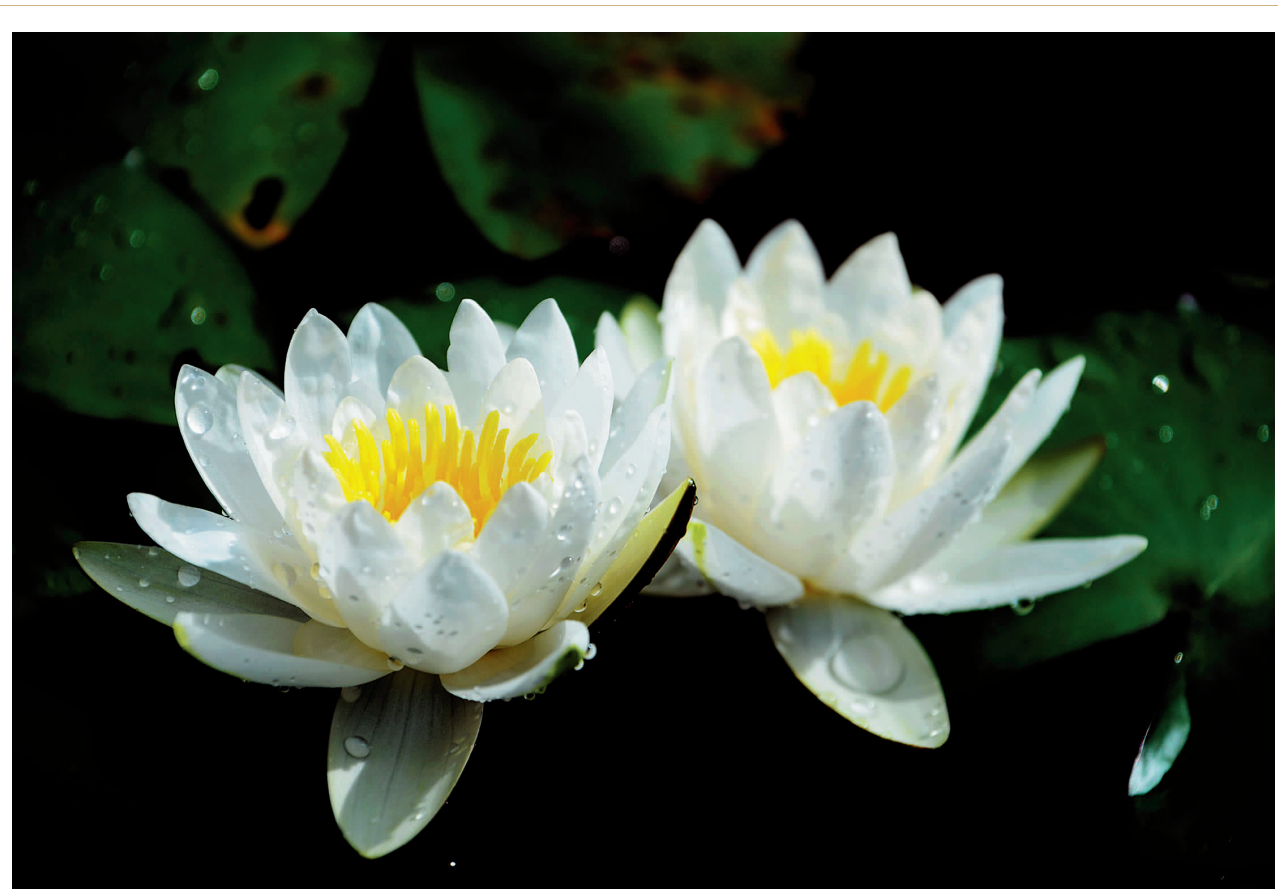
“所以这几天的花和蛋糕都是你给我订的?”杨萍恍然大悟。

“如果我没记错的,你应该是喜欢百合和草莓口味的蛋糕。”

杨萍紧紧握住了李梅的手说:“应该谢谢你。那个地址是我父母家的,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时,我真是又愧疚又感动,你还保留着我从前的地址,而我虽然听说过一些你的情况,却没有勇气找你,毕竟我们二十年没有联系了,我怕你还没有原谅我。”

“你别说了”,杨萍的脸又红又烫,“当年都是我不好,太小心眼了。”

杨萍直懊悔自己心胸太狭窄,没有早一点打破这僵局。但惟一不懊悔的是,女儿错寄了那件脐橙……



莲 昕松 摄

美文阅读

油火淬炼尽浮沉

林烁

潮州街头巷尾有很多必不可少的美味:春卷、“猪脚圈”、炸番薯、酥虾片……这是潮州人关于小吃的特殊记忆,永远挥之不去……

一锅沸油,咕嘟咕嘟冒泡,把要炸的东西倾倒进去,噼里啪啦炸得响。外表雪白绵软的食物在烈火沸油的烹煮下浮浮沉沉,披上坚硬的外壳,镀上金黄的色彩,改头换面,成为全新的美食。

潮州春卷是独具特色的潮州美味小吃。长方形,内馅主要有绿豆瓣、肉丝、香菇碎、肉碎等原料,也可因人而异,随意搭配。面皮卷入馅料封口后,再放入油锅炸成金黄色,皮酥脆,馅咸香,金黄通透,外酥内嫩。咬一口,口中是多种层次的交汇,带给味蕾别样的享受。

潮州人吃春饼的习俗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古时,春饼又称“春盘”,用

于馈赠亲友,取其生发迎春之意,象征着万象更新。春饼传至近代,又衍变成春卷,饼皮摊得更薄,不仅立春日吃,一年四季均可吃。

“猪脚圈”也是在潮州的小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美食。初听这个名字,外地人总觉得有些古怪,以为其中的材料包含猪脚。其实不然,“猪脚圈”与猪脚毫无关系,只是因形状有些相似而得名。卖“猪脚圈”的大多是一些小摊贩,在哪里支一个摊子,或在某处走街串巷。他们是潮州人心中童年的回忆。

而在潮州,卖春卷和“猪脚圈”的地方往往就有卖炸番薯的。番薯切片,裹上淀粉,在油锅中炸至金黄,酥中带甜,嫩中带香,原本最常见的食材忽然有了不同的风味,有时连吃几块都觉得不过瘾,让人欲罢不能。这些

金灿灿、香喷喷的东西摆在面前,我们不禁感慨老祖宗的智慧,用一锅油的艺术,原来裹着浆糊的白色柔软物体,这样脱胎换骨,成为千百年流传的美食。

同样是油炸的食品,酥虾片却又别具一格。别看它小小一块,一放进油锅里,就噼里啪啦地炸开,一下子变大数倍,好像从一个枯槁的老巫变成一个白胖的婴儿,肆意伸开手脚,舒服又惬意。一把小小的虾片,就能炸出满满一大锅,装进薄膜袋里,一包只要几块钱,放学的小伙伴们最喜欢。背着书包,咔嚓咔嚓地嚼着,脚步轻快往家走,都是童年的喜悦与快乐。

这些都是一座城市的印记,在那些街头巷尾的小店里,有无数人说不出的偏好,有无数人数不尽的情絮。或许我们都会怀念那个叫故乡的东

西,但我们首先想起的,总是清晨或傍晚时街上杂乱却喷香的味道,冬日里傻傻地朝天呼吸出的一股白气,以及晴朗夏日午后一场忽如其来的滂沱的雨。一卷春卷、一个“猪脚圈”、一块炸番薯、一袋酥虾片,这些不比薯片贵的东西却比薯片更有家乡的味道,即使我们走出了很远很远,也会对它们魂绕梦牵……

一锅油,一把火,这些食物在油和火的烹饪下浮浮沉沉,也似乎有几分像人生,从最初的空白绵软,经历了涅槃,最终披上了坚硬的铠甲,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如果可以,我想邀请你走在潮州的小巷里,沿路把各种小吃买尽,让美味直达心灵。这样你大概会明白我们的乡情,都印刻在这些食物的酥脆里,不论时光再久,都让我们难以忘记……

吴伯伯也不说话,开心地在村子里到处走啊走,尽管村子里空空荡荡的,连一个陪他说话的人都难以见到。

吴伯伯打发走了孩子,自己坚决留下来。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不再种地,好好养老。

吴伯伯到底没有忍住,忍不住去了地头,只不过两年的光景,“老伙计”就已杂草丛生,邋邋得不成样子,吴伯伯的眼泪一个劲儿地流啊流。想了很久,他下定决心,重新拿起那把生锈的锄头,走向“老伙计”。

没过多久,龙泉山脚下,有一大片鸢尾花盛开了,沐浴着晨晖暮露,陪着吴伯伯,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吴伯伯的花田

王炳荣

吴伯伯的家在龙泉山脚下,安宁而且祥和。

吴伯伯原本是不喜欢那些花花草草的人,他一辈子都在跟田中的泥土打交道,以种粮为生,土地就是他的伙伴。春播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一家人的生计都托付给了那几亩不太肥沃的土地,累得跟牛似的。

后来,吴伯伯的儿女长大成人后都远走他乡,经过一番打拼,有了各自的小家,对老家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只是因为父亲,他们在闲谈中,偶尔要提及一下老家的房子,也会掰掰指数数一下,老家还有什么人,还有哪些亲戚?时间悄悄溜走,曾经你来我往亲

密无间的亲戚们,如今也天各一方久无音讯。手机通讯录中,老父亲的号码一直都在,难得拨打一回,也是越来越不好打通了。

孩子们有一天忽然醒悟到,再这样下去,老父亲什么时候悄悄走了都不晓得。他们慌了,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到家中,费尽口舌好一顿劝说,才把吴伯伯的思想说通,跟随他们去了远方的城市。

吴伯伯走遍了的祖国东西南北,看到的都是繁华,摸到的都是幸福,可他却衰老得很快,还不明原因!有一次晕倒在路上,差点就魂归天上。孩子们怕他再出意外,就让他呆在家中,要什么有什么。

城里的房子富丽堂皇,在入户花园外摆着几个小土盆,栽在盆中的花草树木都显得萎靡。只有一株鸢尾花,还看得出淡淡的精神,这要是交给老家的“老伙计”,一定会生长得更秀气,他相信那是一块好地。

吴伯伯又生病了,去了大医院。他接受了无数现代化仪器的轮番检查,结论是没有异常。可是吴伯伯走出医院的时候,病情严重到竟然站不稳了。孩子们吓坏了,一时间束手无策!吴伯伯说了一句:“送我回家。”

吴伯伯回到家中,只将息了三天,便容光焕发。孩子们大感惊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诗|笺|

游子的竹笛

(外一首)

赖永洪

临行,须带上竹笛
那是屋后的竹子,那是
父亲做的笛子

多少次,让老黄牛欢了心
驮着娃不嫌累赘
夕阳,感动得落在屋顶
忍心让流云独走山外

气流有急有缓,吹驼了
父亲的背,吹没了母亲的青丝
吹落卷着的裤脚,吹得
村口的山,越来越小

一排省略符号
那是期望的眼睛,又是
牵肠的泪珠。星星
列成一行,看不见尽头

按上六个手指
风孔的行囊,愈来愈重
音阶虽然熟悉,曲子
却不完整

开出新花

春天的风,总想把万物复苏
我的母亲,早已化为秋风
替她活着的,是那些
自以为是的野草

田野的伤痕,非锄头所致
带来疼痛的灵魂,不肯消停
一条条阡陌,从天空垂落下来
围城内的稻草人,孤独着
去寻找月亮的伤口。一个个黑夜
藏着星星的想法,我在
绵绵的雨,彻夜难眠

风吹着春天,醒来的枯草
用尖芽,与思念对话
我很想变成流云的轿夫
在秋风到来之前,与那些
新开的,留住田野